

主辦機構



捐助機構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
The Hong Kong Jockey Club
Charities Trust

香港賽馬會社區資助計劃：美荷樓香港精神學習計劃 2024-25「兩代情」徵文比賽

得獎作品集
高中組



?

目錄

獎項	得獎者	學校	級別	得獎作品	頁數
冠軍	陳啟智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中五	《成長路上的順與逆》	2
亞軍	張文欣	宣道會陳瑞芝紀念中學	中五	《人生的交叉點》	4
季軍	余洛繁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中五	《人生的交叉點》	6
季軍	譚鴻盈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中四	《人生的交叉點》	8
優秀作品獎	王瑞琳	博愛醫院歷屆總理聯誼會梁省德中學	中五	《人生的交叉點》	10
優秀作品獎	鄭芷凝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中四	《成長路上的順與逆》	11
優秀作品獎	鄧咏晴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中五	《人生的交叉點》	12
優秀作品獎	潘晞桐	荃灣官立中學	中四	《成長路上的順與逆》	14
優秀作品獎	崔語珊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	中四	《人生的交叉點》	15
優秀作品獎	林嘉儀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中四	《人生的交叉點》	17
優秀作品獎	譚宗熹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中五	《人生的交叉點》	19



《成長路上的順與逆》

凌晨時分，港鐵站已鴉雀無聲，大部分燈光也已熄滅，彷彿一座荒蕪的廢墟，與前不久的熱鬧都市形成鮮明對比。寂靜的夜被「滋啦、滋拉」的聲響打破。一名腰弓背駝的清潔工人正在用刮水器清理積水，而她旁邊，一個瘦削的年輕男子借着地鐵站的微弱燈光挑燈夜讀，嘴裏念念有詞，似在背誦課文。

「浩兒，太晚了，回家去吧。」略帶沙啞的聲音傳來，隔開了兩人。「媽！我不要，家裏太暗了，我想再讀一會書。」美珍自責地看了兒子一眼，嘆息着，眼中不禁濕潤。她從未想過，自己竟會從冰室老闆變成夜班清潔工，而兒子也在這些坎坷中懂事得令人心疼。

三年前，美珍還經營着一家名叫「玉珍冰室」的小店。那間冰室坐落在不起眼的街角，門面不大，卻總是熱鬧非凡。街坊鄰居們喜歡到這裏來喝上一杯奶茶，吃一份剛出爐的菠蘿油，順便聊聊家長裏短。「珍，你兒子真的懂事，自覺寫作業，看看我家那隻小猴子，煩死了。」美珍的兒子浩兒，常常坐在冰室的角落，埋頭寫作業，偶爾抬頭喊一聲：「媽，紅豆冰真好喝！」那時美珍覺得自己已經很幸福了。雖然每天起早貪黑，但看着兒子健康成長，冰室的生意也穩步上升，她覺得一切的辛苦都是值得的。

好景不長，命運總是喜歡在人們最得意的時候開一個玩笑，新冠疫情的爆發改變了一切。原本肩摩袂接的街道變得沉寂，冰室的客流量驟減。美珍每天準備的點心，到晚上還剩大半。她用積蓄硬撐了幾個月，最終還是無力維持。關門那天，她站在冰室門口，淚水模糊了視線。她努力了，卻敗給了命運。

積蓄很快花光，美珍不得不尋找出路。她嘗試過端盤子、做收銀員，甚至在工地搬東西，每一份工作都讓她筋疲力盡。但她沒有退路，因為家裏還有個需要她的兒子。生活的苦難讓美珍變得堅強，也讓浩兒更加懂事。他少了幾分稚氣，多了幾分成熟，主動承擔家務，甚至提出輟學打工，但被美珍嚴厲拒絕。「浩兒，媽再苦再累，也不能讓你放棄學業。」從此，浩兒更加努力學習。他知道，只有考上大學，才能讓母親的付出變得值得。

一次，美珍夜班回家，發現浩兒還在昏暗的燈光下做題。她的心像被刺了一下，眼淚不自覺地流了下來。她默默發誓，無論如何，一定要讓兒子過上更好的生活。



偶然間，美珍在網上看到一個自製糕點創業的故事，那激起了她的鬥志。她開始用下班時間研究糕點配方，反覆試驗。她用僅剩的積蓄買了一台簡單的烤箱和原料，嘗試製作菠蘿包、蛋撻和曲奇，在社交平台發布圖片。起初反響平平，但她沒有放棄，學習拍攝短視頻，與網友互動，甚至聯繫本地美食博主幫忙推廣。漸漸地，她的手工糕點得到了認可，訂單也多了起來。浩兒常幫她打包、送貨，看着母親重新找回自信，心裏充滿欣慰。「媽，你現在像個網紅了！」浩兒打趣道。「等你考上大學，媽還要開一家更大的店！」美珍笑着回答，眼中滿是對未來的期盼。

三年後，玉珍冰室重新開張。這次的店鋪不再是街角的小冰室，而是一間融合傳統與現代風格的咖啡廳。牆上掛着美珍親手製作的糕點照片，櫃台裏擺滿招牌菠蘿包和蛋撻。店內裝潢溫馨，牆上還掛着浩兒的獎狀和照片。浩兒如今已是大學生，每逢假期都會回來幫忙。每當有客人點餐，他總會笑着問：「紅豆冰，好喝嗎？」美珍站在廚房，看着熙熙攘攘的顧客和忙碌的兒子，感慨萬千。她知道，自己的努力沒有白費，生活終於朝着期待的方向發展。



成長路上，順境與逆境交織。美珍從疫情失去冰室的打擊，到靠毅力重新創業，每一步都艱難卻堅定。而浩兒也在艱苦歲月中學會了體諒、堅韌與感恩。那些無助的低谷，如今成了回憶中閃光的勳章。美珍明白，生活不會永遠順風順水，但只要心中有光，就沒有跨不過的坎。

夜幕降臨，玉珍冰室的燈光溫暖明亮。母子二人的身影映在玻璃窗上，顯得格外溫馨。一切的苦難，最終都化作了生活最美的饋贈。



《人生的交叉點》

耑所在的那個邨，雙塔大廈如人一般老去了。

自有記憶起，她的生活都圍繞着這個邨。從祖父母開始，他們的家從天井中紮根，經營起一個冬菇亭，每天飄散着碟頭飯的香味，形成家的模樣。

自有記憶以來，那扇鐵閘門，背後是懷舊又溫暖的祖父母家。一陣風貫通香案和蒲扇，隨風飄着，飄到了方方正正的藍天下，欄杆上有隻歇腳的鴿子。陽光和鴿子的灰翼都飄飄蕩蕩地捲入了天井裏無形的旋風中。從天台的一角飛舞到底層。耑也透過層層的樓房看見了樓下的茶記。

比起客人，那些街坊更像親切的家人，屋邨就是她的家。

可現在，她要失去這個家了——暴雨夜，茶記臨近最後營業日，父母把大部分的桌椅都收起來，和街坊在門口笑談告別。耑獨自站在餐廳的收銀台前，盯着牆上泛黃的開業合照，開始細想在屋邨的點滴。

站在茶記存亡的交叉點上，她該何去何從呢？

十歲，她從屋邨小學下課，穿着校服，在天井下跳格子。當夕陽染黃方形的天，她匆匆跑到冬菇亭中，食客開始多了起來。

「爺爺，我幫你傳菜吧！」

爺爺端出一碟豉椒炒蜆，她又把那盤香氣四溢的小炒放到食客桌上。「阿耑真乖，以後就是茶記老闆啦！」這種鑊氣十足的香充斥着她的童年，但她從未曾將這樣的話當真。

冬菇亭的鐵皮在匆匆的時光中歷遍風霜暴曬，仍然堅固。鏽跡悄悄爬上窗框，水簾在每個雨夜從屋頂落下，擋住漸老的雙塔式大廈。年幼的她經常等父母和夥計們收檔後，伏在父親的背上，幸福又疲累地小憩。她知道支撐起這座冬菇亭的不只是那鐵頂，更是日站十數小時，炒菜收銀的父母親，還有每一位街坊的笑容。她在桌椅間送上一碟碟菜時，也在慢慢長大到終於要離開的時候。天下無不散之筵席。

筵席嗎？她記起每年中秋，父母在摺疊枱上擺上菠蘿咕嚕肉、薯仔牛柳粒。街坊提着燈籠和摺凳，送上月餅湊成「百家飯」。耑偷喝凍檸茶，被奶奶笑着摸頭。「其他人吃月餅，只有阿耑飲茶，真是茶記孩子……」整個屋邨裏，家家戶戶都開着鐵閘，互道中秋快樂，鄰里之間毫無隔閡，燈火通明照亮溫馨。空氣中飄着飯饊的香氣，耑想這就是人情味。

十八歲，耑成為茶記的榮耀。文憑試放榜後，中學門口掛起優秀考生的橫幅。粥舖老闆送她狀元及第粥慶祝，屋邨裏到處都是住家飯。屋邨就是她的家。父母笑中帶淚道：「我們冬菇亭終於供出個大學生。」

她高興的同時，也有一絲惆悵。她將飛出天井，她的人生又將飛向何處？



責後來搬進宿舍，發現同學們家境優渥，富有理想。而她只是個「屋邨妹」，怎樣也擺脫不了那股市井氣息。她逐漸少提家業，甚至改掉說「食飯未」的習慣。

二十歲，她因為宿舍離家太遠趕不上車，沒能陪爺爺最後一程。那天，她哭着回到舊日的屋邨單位才發現，爺爺生前還保留着她小時候做的手寫餐牌。

她對未來感到迷茫，快節奏的都市生活讓她喘不過氣。在大學的夜晚，她總是會思念椒鹽鮮魷的味道和店裏的笑聲。同時，各區的冬菇亭陸續結業，父母也早就工作得一身傷病，再不捨也要結束了。

人情味是最難以拋卻的。責默默抬起頭。

母親揉着關節走進來：「現在沒人肯一直久站炒菜啦。」父親則默默擦拭相框，看着爺爺奶奶和眾街坊的合照。「黃伯每天都會來點北菇蒸雞飯，今天卻說：『明天開始要自己學煮飯了。』」



冬菇亭的鐵皮鏽痕和天井下的陽光，讓人如此難忘又不捨。

速食時代下，誰還能堅持慢燉出家的味道呢？冬菇亭若散，人情味也要散了。她站在半拉下的鐵閘前，彷彿處於人生的分叉口。這間茶記、這一切都在等着她選擇。

她最終深吸一口氣，穿上母親掛起的圍裙，又在父母驚訝又欣慰的眼光中拿過黑板，刷刷寫下一道道爛熟於心的菜名，它們承載着無數舌尖上的回憶。

責揚起嘴角，把餐牌掛在收銀處後：「爸媽，餐牌寫好了。明天教我炒河粉吧！」

在人生的分叉路上，她最終選擇了家，選擇了放不下的人情味。

1. 椒鹽鮮魷
2. 菠蘿咕嚕肉
3. 薯仔牛柳粒



高中組季軍

保良局李城璧中學 中五 余洛繁

《人生的交叉點》

廟街在黑夜裏暈開了一片朦朧的紅，先是「美都餐室」的霓虹招牌「啪」的一聲亮了起來，紅綠相間流露出柔和的光暈；再是「冠南華婚紗」不甘示弱，金紅流光溢彩的喜氣映照着每個行人帶笑的面龐。就在這時，一名穿着紫色球衣的男孩闖進這片光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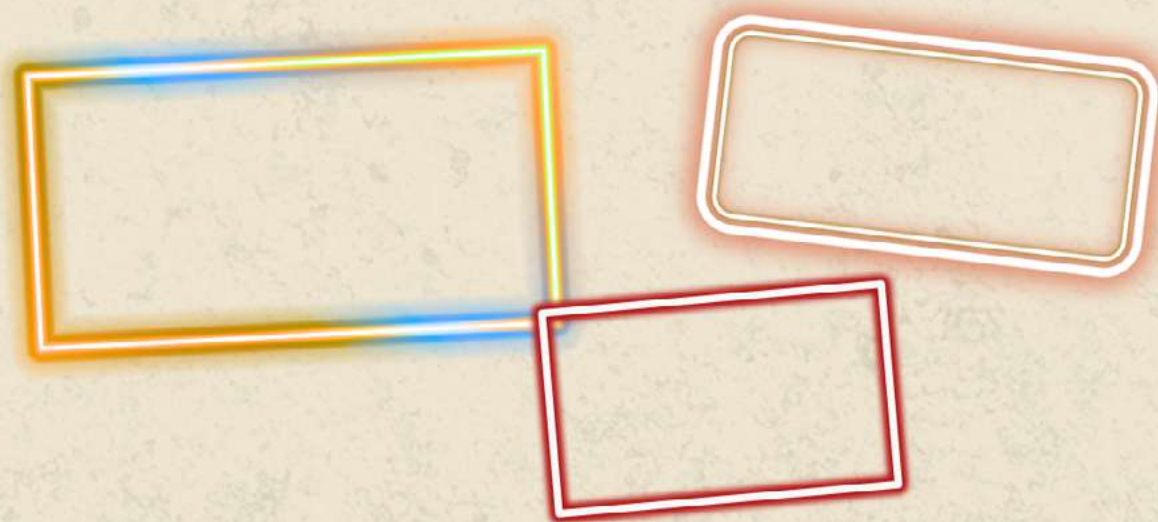
男孩抱着破損的籃球、胸口劇烈起伏、汗水打濕了紫色球衣，頭上的「余記冰室」因日久未修，閃爍的頻率使得男孩的身影忽長忽短。「阿基，剛剛打完球？快點過來幫忙托住支燈管啦。」男孩抬起頭，看見文叔站在店舖裏拿着燈管在煤氣火焰上旋轉預熱。「阿基，輸球？你先坐下，擦個汗先。」男孩癱坐在木凳上，垂着頭，指尖無意識地摩挲着褪色的木凳。

不過一會，文叔脫去手套，粗糙的手拍了拍他的肩膀說：「來杯可樂，有啥事？」右手遞來一瓶可樂。男孩依舊低着頭，聲若游絲：「都不知打球有沒有前途，比賽又輸，不如聽媽媽的話回去讀書了。」文叔猛的間站了起來，發聲道：「噲，叔知道你喜歡打球，今日只不過是一時的失意，想當年你阿叔我，同你一樣站在人生的交叉點，因為堅持才有這番成就。」男孩微微抬起頭望着街道：「美都招牌都快被人拆了，現在哪還有人買霓虹燈？」「你都不知道你叔我當年多風光……」

「一九六十年代，我剛好二十歲，一次偶然在電視機見到日本大阪霓虹燈的街景，彷彿入了仙境都不為過，那一刻我就想好去日本學習霓虹燈手藝了，但家庭阻礙——哎，母親總以做霓虹燈前途未卜一次次勸阻我，況且那時一張船票沒有家庭的援助也獨力難支，畢竟我幾個弟妹也要讀書嘛。」他將掛牆的手套取下，繼續說道：「這是日本霓虹燈師傅小林清太郎的專屬簽名。」「你最終還不是得到家人的支持？」

文叔笑笑，指尖輕撫過手套上褪色的簽名：「在選擇人生的路上，我確實得到了支持。」耳邊似乎又迴盪着一聲碼頭的鳴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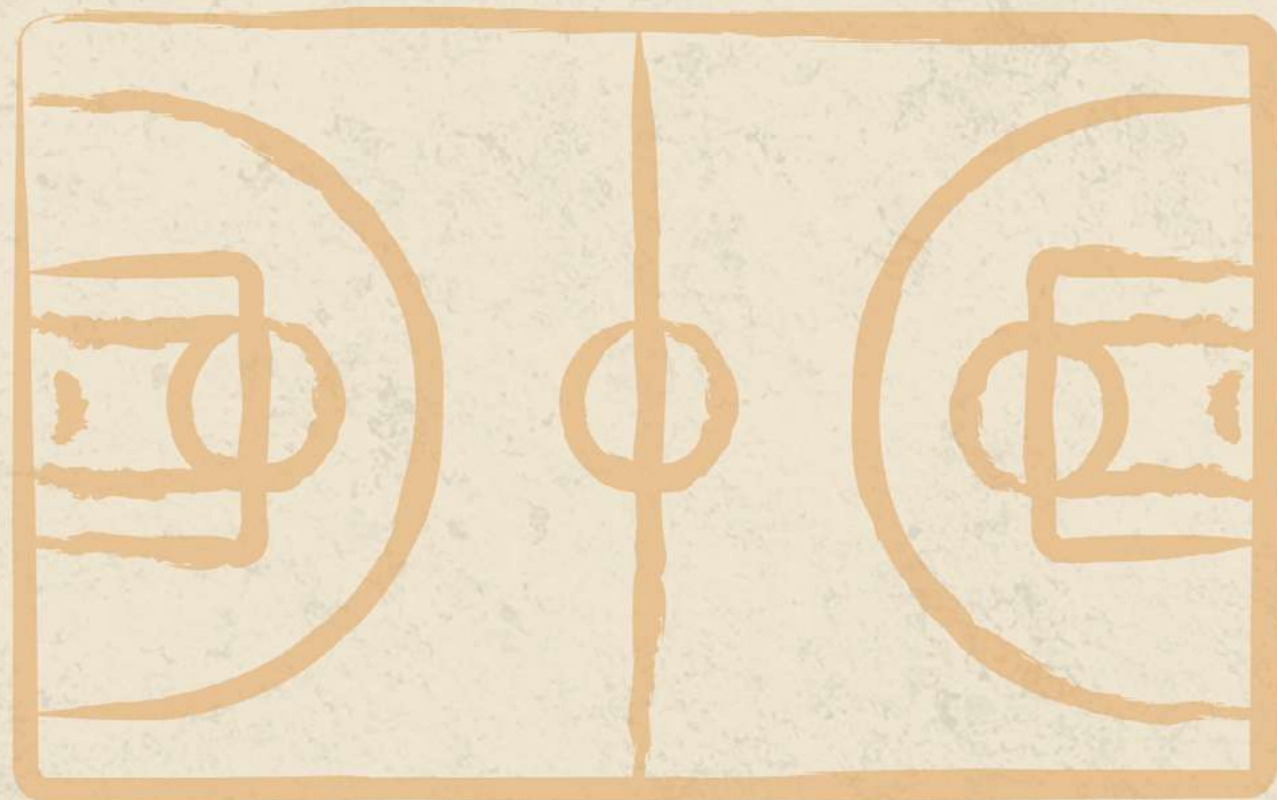
「那年立秋，我攥着手中的鈔票在碼頭發抖——前一晚，我發現錢包裏除了自己打工的錢又多了兩千元——看到阿媽出現在碼頭時，船已經鳴笛了。」文叔搖搖頭把茶杯往桌子一拍，「她隔着海岸丟來包袱，裏頭是件羽絨——後來才知道，她把嫁衣賣了。」



霓虹燈在文叔眼裏投下跳動的光斑。他轉身拉開抽屜，抖開一件暗紅羽絨，附帶紙條「一路安全」。「在日本頭三年，我白天跟師傅學燒玻璃，晚上就穿着這件羽絨打工。」他忽然「咯咯」笑，摩挲着袖口的焦痕，「有次煤氣罐爆炸，小林師傅說這件燒破的羽絨救了我的手。」

「阿基，來看！」文叔將燒紅的玻璃管緩緩旋轉，紫色的火焰在他滿佈皺紋的臉上跳動。「人生的交叉點啊，就像這霓虹燈管，看起來是筆直的，其實彎曲成甚麼形狀，全看手裏的火焰怎麼引導。」

男孩望着那根逐漸成型的燈管，原本僵硬的玻璃在高溫下變得柔軟，隨着文叔手腕的轉動，慢慢彎成一個完美的弧線。「當年站在碼頭，母親在岸上哭喊，那時候我覺得自己站在人生的懸崖邊。」文叔眯着眼，手裏的動作未停。「後來才明白，哪有甚麼懸崖？不過是轉了個彎，射出了一個籃球，籃球向高處進發，投進屬於他的籃框。」



文叔用鉗子夾起燈管，在冷風中淬火，玻璃瞬間凝固成永恆的形狀。「阿基，你現在就站在那個彎道上。」他將冷卻的燈管遞向男孩，「是繼續往前，還是轉彎，都沒關係，但記住——」他指向廟街，那都是準備被時代淘汰的霓虹招牌，可每一塊都仍倔強地閃爍着微光。「這些光，都是當年在交叉點選擇堅持下的產物。」

遠處，輪胎駛過馬路的聲音逼近，文叔只是笑了笑，點燃另一根燈管。火焰升起的那一刻，男孩忽然抓緊了手中的籃球，彷彿第一次看清了它真正的形狀。



高中組季軍

聖保祿學校（中學部） 中四 譚鴻盈

《人生的交叉點》

秋風從窗縫中吹進，撫過桌上的一張紙，發出了「窸窣窸窣」的聲音。泛了黃的宣紙上寫着密密麻麻的黑字，邊上還印着幾個惹眼的朱砂印。這是爺爺的布衣廠地契，經過歲月的洗禮，它已經變得脆弱易碎。略為粗糙的質感，承載着爺爺當年的決心和勇氣。

四十年代初，正是經歷戰爭的時代。街道上瀰漫着腐爛的氣息，神嚎鬼哭的吶喊聲後緊接着突兀的沉默，在寂靜中迴盪徘徊，在人們的心中烙下了一道道不可磨滅的印記。到處都是些或在掙扎、或在驚惶的臉孔，昔日見過的親友也許會在某一瞬間無聲地成為了亡魂。爺爺便是在這樣的環境長大的。

口袋裏的銀紙價值日漸變低，本可解決溫飽的十兩幾錢成了爛紙廢銅。看着蜷縮在空房裏的一家老幼，撐起全家的責任落到爺爺身上。他睡眼惺忪地進入工廠工作，又駝着腰背賣些零碎的玩意，零零散散的薪水卻依舊填補不了家境蕭條所破的洞口。生活的苦咬咬牙也就過去了，命運的苦卻會伴隨一生，難道只能眼睜睜地等待着已知的審判結果嗎？

有個頑固的靈魂不甘於眼前的走投無路，不甘於只可活在絕望的宿命，不甘於只能不甘卻無可奈何的事實，他選擇孤注一擲——重操父親的舊業，再建布衣廠，說不定還有生路。那是一個氤氳的春天，霧靄蒙上了所有人的雙眸、陰翳遮住了那抹遠在天邊的最後一縷光。所有人都被戰爭磨平了棱角，只有爺爺這個還未學會低頭的年輕人抓住了救命草。

在物質匱乏的社會裏，品質優良、製作用心的布衣確實讓爺爺賺到一筆可觀的數目，讓家人在亂世中過上稍微富足的生活。在那波濤洶湧的時代，有塊浮木供人抓着總比隨浪漂流的好。

一陣腳步聲在走廊裏迴蕩着，打斷了我的思緒。爺爺看見了那張地契，以及站在一旁明顯愣怔了的我。

對於這久遠的「家族史」，我對此的瞭解並不深，只知道這對於一個淺涉社會的年輕人來說必定很艱難。不過，看到爺爺對着這張飽經滄桑的紙露出無限眷戀時，我又驚覺這段經歷對他來說也許不全是苦與難。



「家裏剩下的積蓄能支持不到三個月，不過若是加上那自己微薄的薪水，倒是足夠支持買地、裝修和運作。於是，我在家的隔壁買了一塊地。這步走得非常驚險，只許成功、不許失敗，因為『一步錯，滿盤皆落索』。」爺爺回憶道，心有餘悸的樣子讓人不敢想像他當時的壓力該是何等沉重。我彷彿看到他思前想後，卻仍咬牙前行的樣子，讓我感到佩服。

「這便是地契紙的由來。收到它時，我緊張得手都在哆嗦。這不僅是我、母親、弟妹的全部，更是掌控着命運的選擇，是承受着傾家蕩產的結果才換來的機會啊！若是我不成器……」爺爺的聲音弱了下去，這番話的迴響卻如鳴鐘般響亮。薄如蟬翼的紙重如千斤鐵，這是爺爺下的賭注，籌碼是爺爺一家的未來。這次決定不只是爺爺的人生交叉點，更是整個家庭、家族的命運交叉點。

「要是我再年老十歲，我怎敢踏出這危機四伏的一步？別說做，想都不敢想！『初生牛犢不怕虎』，當時只想試一試，靠着心氣便想勇闖世界，就算考慮過後果也不想輕易放棄，真是魯莽又無知的少年喲！」爺爺嘴上譏諷，那輕佻的語氣卻出賣了他的自滿，那是他對年少氣盛的自己獨有的傲氣。

爺爺的血氣方剛讓地契誕生，也是地契轉動了爺爺，以至家族的命運輪盤。這份連繫就如泥孕育了樹的根，而根抓住了泥的沙與石，讓泥土變得更為穩固。大樹為其他小樹遮風擋雨，結實的泥沙為小樹提供了生長土地，它們的相輔相成造就了方圓裏外優良的生態環境。正所謂「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那個讓爺爺一笑置之的故事，可是一個默默改變了後輩宿命的轉捩點啊！

秋風吹過地契，拂過爺爺年老的臉龐，也拂過我幼嫩的臉龐。以前覺得遙遠的「家族史」在這一刻變得深邃、嘹亮。再看一次地契，我只莫名覺得這地契真像瓦片——蓋在一起，成了在荒蕪中的安樂處；佇於無形，庇佑聚在此處的生靈。



《人生的交叉點》

父親總愛坐在陽台吱呀作響的老藤椅上，搖着折扇，口中叼着煙，呼出的煙霧瀰漫在空中時，慢慢地講述他年輕時的選擇，那些在貧瘠土地與繁華城市間的掙扎，在養家糊口與遠大夢想間的徘徊，如同一幅幅樸素的版畫，深深刻進了我的靈魂深處。

上世紀八十年代，父親剛滿二十歲。身為家裏的長子，生活的重擔如巨石般壓上他的雙肩。祖父患病臥床，祖母日夜操勞，幾畝薄田便是全家的指望。當同村青年紛紛收拾行囊，奔赴南下打工尋求機遇時，父親的腳步卻在門口遲疑了。「走？還是留？」這個問題如同一團火，日夜炙烤着他的內心。走，意味着擺脫貧窮的可能；留，是對雙親的責任。

那個夜晚，煤油燈下，祖母的嘆息與祖父的咳嗽聲交織，父親緊捏着手中的車票，指節泛白。最終，他緩緩起身，將票悄悄塞進了同鄉的行囊。

留在鄉下的日子，父親將青春毫無保留地種進了土地。他學技術、墾荒田，在烈日下揮汗如雨，在風雨中護佑莊稼。母親說，那些年，父親的背總是彎着的，為了多打一份零工，為了省下一點口糧。但他的眼睛卻從未黯淡，每次談起我們兄妹的未來，他的雙眼總是閃着光。「我沒能走出去，你們一定要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這句話，在我心中深深紮根。

時光飛逝，當我大學畢業，站在人生的交叉點時，父親的故事忽然變得清晰可觸。一邊是城市裏待遇優渥的職位，是同學們眼中的「成功捷徑」；另一邊，是家鄉的召喚，那片父親耕耘了一輩子的土地，如今正迎來鄉村振興的機遇。投簡歷時，我總是不由自主地想起父親那雙佈滿老繭的手，想起他在田間教我認麥苗的溫和神情，想起他說「去看世界」時眼中的嚮往。可當我真的站在城市的門檻前，又怎能毀滅他多年來的期待？

那個週末，我與父親並肩坐在田埂上。夕陽為麥浪鍍上金邊，父親的臉龐在餘暉中顯得蒼老卻依然堅定。「爸，你後悔當年沒出去嗎？」我輕聲問。父親沉默良久，拾起一塊石子丟進遠處的水溝：「後悔過，可看到你們長大，看到這片地越來越好，又覺得值了。」他轉過頭，眼中有淚光閃動，「但你不一樣，你有知識，有本事，該去闖。」風悠悠吹過，那一瞬間，我忽然懂了，父親的選擇是出於愛與責任，而我的選擇，也應回應這份深沉的情感——不是簡單的留或走，而是用所學為家鄉添一磚一瓦。

最終，我選擇參加鄉村建設計劃，將城市學到的知識帶回家鄉。當我帶着農業技術資料走在田間，當我幫村民打開電商銷路，父親總是默默跟在後面，偶爾插話介紹哪家的情況，眼中滿是驕傲。有一次，他忽然說：「當年我守着土地，是守着家；現在你忙着這些，是守着希望。」我頓時明白，人生的交叉點從不是孤立的選擇，而是兩代人情感與理想的交匯。父親用青春詮釋了責任與奉獻，我則用行動延續着對這片土地的熱愛。

在時光的長廊裏，父親的交叉點是泥土與汗水築就的基石，我的交叉點是新時代浪潮下的創新與擔當。我們的選擇雖不盡相同，卻同樣飽含對家庭、對土地的至深眷戀。

如今，當我漫步在鄉間小路上，看着父親略顯佝僂的背影與遠處煥然一新的村舍，心裏滿是感恩。



高中組優秀作品獎

保良局馬錦明夫人章馥仙中學 中四 鄺芷凝

《成長路上的順與逆》

香港的維多利亞港，潮水每日漲退，從不間斷。漲潮時，海水洶湧而入，氣勢如虹；退潮時，卻又從容不迫地退回大海，等待下一次的來臨。這潮汐的韻律，恰如人生的順境與逆境，相互交替，構成我們成長的軌跡。在這座城市裏，每個人的成長路上都充滿了起伏，而真正的香港精神，正是在這順逆之間的從容應對與堅韌不拔。

順境如同春風，能讓希望的種子迅速發芽。上世紀七十年代的香港，製造業蓬勃發展，許多家庭從此脫貧，我的祖父便是其中之一。他常說，當年進入觀塘的工廠工作，穩定的收入讓全家從木屋區搬進了公共屋邨，子女得以接受正規教育。「那時候，只要肯做，就有出路。」祖父的眼中總閃着光。確實，順境給予人發展的空間與資源，如同香港經濟起飛的黃金時期，無數人抓住了機遇，改變了命運。我的父親在這樣的環境中長大，考上了大學，成為家中第一個知識分子。順境中的我們，應當懷着感恩之心，珍惜機遇，更要為未來可能到來的逆境做好準備，因為人生從不會一帆風順。

然而，逆境才是真正考驗人的試金石。2003年的沙士疫情，讓香港陷入恐慌與經濟低谷。我記得母親回憶當時的情景：街上行人稀少，商戶紛紛關門，許多家庭生計陷入困境。但就在這樣的逆境中，香港人展現了驚人的韌性。醫護人員堅守崗位，社區鄰里互相扶持，大家共同面對困境。我的阿姨在那時失去了旅行社的工作，卻沒有氣餒，轉行學習美容護理，如今已擁有自己的小店。「當時覺得天要塌下來，現在回頭看，反而是個轉機。」她這樣總結那段艱難歲月。逆境如同打磨玉石的金剛砂，雖然過程痛苦，卻能讓人顯露出內在的光彩與堅強。香港這座城市，正是在一次次逆境中愈發堅韌，形成了獨特的「獅子山下」精神。

順境與逆境之間，最重要的是保持心態的平衡與積極。已故企業家田家炳先生的故事令人動容。他年少時家境貧寒，卻憑藉勤奮與誠信，從小小的五金店做起，最終建立起商業王國。即使後來事業成功，他依然保持簡樸生活，將大部分財富捐獻給教育事業。「順境時要想到逆境，逆境時要相信順境會來。」這句他常說的話，道出了面對人生起伏的智慧。在我的成長中，也曾因學業成績起伏而焦慮，直到老師告訴我：「重要的不是分數的高低，而是你從中學到了甚麼。」這讓我明白，無論順逆，都是成長的必經之路。香港人歷來善於在變幻中尋找機會，在困難中發現希望，這種靈活變通而又不失原則的態度，正是我們最寶貴的精神財富。

潮起潮落，是維港不變的風景；順逆交替，是人生常態。從祖父那一代的工業起飛，到父親見證的金融繁榮，再到我這一代面對的全球挑戰，每個時代的香港人都在順境與逆境的交織中書寫自己的故事。真正的成長，不在於避開逆境，而在於學會在順境中積蓄力量，在逆境中鍛造品格。正如維港的潮水，無論進退，都從容不迫，向着更廣闊的大海前行。這或許就是香港精神最生動的體現——在時代的浪潮中，始終保持前行的勇氣與智慧。

高中組優秀作品獎

新生命教育協會平安福音中學 中五 鄧咏晴

《人生的交叉點》

我在涼茶舖的氤氳熱氣裏長大，那般清苦又回甘的氣息，如用細密的絲線，纏繞着我整個童年與青春。每一個清晨，都是被阿公拉動捲簾門的聲響喚醒，陽光擠過門縫，落在那一排擺放整齊的瓦煲上，映出暖黃的光暈。

後來，我在外求學，偶爾回家，一踏入那條老街，熟悉的涼茶味便撲面而來，像是老友熱切的擁抱。阿公坐在櫃台後，見我回來，眼尾的皺紋都笑成一朵花，「囡囡，回來啦，快來喝碗涼茶，去去濕氣。」我接過那碗還冒着熱氣的涼茶，輕抿一口，熟悉的味道瞬間在舌尖散開，兒時的記憶也如潮水般湧來。

日子就這樣過去，畢業的鐘聲敲響，我不得不站在了人生的分叉點：一邊，是遠方頗具規模的企業拋來的橄欖枝，優厚的薪資，是無數人夢寐以求的機遇，彷彿只要伸手抓住，就能擁抱繁華都市裏的璀璨未來；另一邊，則是繼承家中這間承載着我無數回憶的涼茶舖。



起初，我滿心是對外面世界的嚮往，想像着自己穿着精緻的職業裝，在高樓大廈間穿梭，與同事們討論着項目，那是一種截然不同於老街生活的節奏及精彩。我彷彿看到了自己在都市中拼搏出一片天地，實現所謂的「人生價值」。然而，每當夜晚來臨，我躺在床上，腦海中會浮現出涼茶舖的模樣，阿公忙碌的身影，老街坊們的親切笑容，還有那瀰漫在空氣中的獨特茶香。

我回到家，試圖和阿公商量，可話到嘴邊卻又咽下。阿公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他只默默地擦拭着那些瓦煲，許久才出口：「囡囡，阿公知道你有自己的想法，這涼茶舖，你要是不想接手，阿公也不怪你。」

我猶豫了一下，深吸一口氣：「阿公，那家企業給的條件真的很好，我想去試試，說不定能有大出息。」阿公停下手中的動作，抬頭看着我，目光溫和又堅定：「阿公明白，外面的世界精彩，機會也多。可囡囡，這涼茶舖，是我們家幾代人的心血，這些年，老街坊們都把這兒當成了第二個家，要是沒了它，大家心裏都空落落的。」

我低下頭，一時無言以對，阿公的話，像一把未開刃的刀，刺進我心裏最柔軟的地方。

那幾日，我整日在舖裏幫忙，看着那些熟悉的老顧客，心裏五味雜陳。張嬸每天早上都會準時來，她總是笑着說：「喝了你家的涼茶，這一天都精神抖擻。」李大爺每天來，都要和阿公聊上幾句，從家長裏短到國家大事，無所不談。他們與涼茶舖，早已成為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一天傍晚，店裏沒甚麼客人，阿公坐在搖椅上，緩緩說道：「囡囡，阿公年紀大了，這涼茶舖以後總歸是要交給你的，你知道的，你的父母……阿公不圖你大富大貴，就希望你能守住這份老味道，守住街坊們的念想。」

我眼眶一熱，輕聲道：「阿公，我捨不得你和這兒，可……」阿公走過來，拍了拍我的肩膀：「你長大了也是時候自己做決定，有些東西一旦錯過，就再也回不來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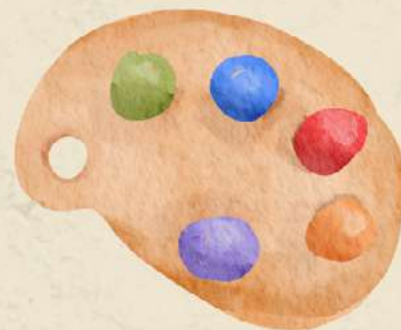
最終，雨天裏一個飄着細雨的午後，我看着阿公鬢角的白髮，想起這些年他為了涼茶舖的操勞，想起老街坊們那一張張熟悉又溫暖的面孔，我知道，這才是我的根。

「阿公，我不走了，我留下來接手涼茶舖。」阿公眼中閃過一絲驚喜，隨即又滿是欣慰，他拍了拍我的肩膀，「好，好啊。」那一刻，我心中的不安與迷茫瞬間消散，取而代之的是一種前所未有的堅定。

如今，我每日在涼茶舖裏忙碌着，為顧客們遞上一碗碗精心熬製的涼茶，看着他們喝下涼茶，眉頭舒展的神情，聽着他們一聲聲的誇讚，我越發覺得自己的選擇無比正確。人生的道路分叉處或有無數條路，但對我而言，這條充滿人情味的老街，才是我真正的歸宿。那些曾經的掙扎與糾結，都化作此刻的平靜及滿足。在這人生的交叉點上，我選擇了傳承，也選擇了一份獨一無二的人生。

我再品一碗涼茶，苦澀已褪，淡淡回甘在喉嚨間散開，久久不散。





《成長路上的順與逆》

成長是一條蜿蜒的河，有時平緩如鏡，有時湍急似箭。順流時，我們乘風破浪；逆流時，我們咬牙前行。而那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瞬間，卻在記憶裏沉澱成最清晰的紋路——母親悄悄塞進書包的溫熱牛奶，父親默默修好的腳踏車鏈，又或是某個深夜書桌上始終亮着的燈。

小時候，我總覺得時間慢得令人發慌。放學後，同學們像出籠的鳥兒衝向操場，我卻被母親按在書桌前寫作業。鉛筆尖在紙上劃出歪扭的字跡，我不耐煩地偷瞄窗外嬉鬧的身影，心裏癢得像有螞蟻在爬。母親坐在一旁織毛衣，針腳細密，偶爾抬頭看我一眼，不說話，只是輕輕敲敲桌面。我不情願地低頭繼續寫，卻在多年後的某個深夜，當我獨自面對成堆的工作文件時，突然想起那規律的織針聲。原來，那些被視為束縛的規矩，正是成長路上最溫柔的順風。

父親教我騎腳踏車的那個下午，陽光把我們的影子拉得很長。他雙手穩穩扶住後座，我蹬得飛快，風撲在臉上，笑得像隻撒歡的小狗。突然，他鬆了手，我重心一歪，連人帶車栽進路邊的花壇，膝蓋擦破一大片。我哭得驚天動地，父親卻不來扶，只站在一旁說：「自己站起來。」我恨極了他的狠心，卻在掙扎着爬起的那一刻，看見他攥緊的拳頭和微微發顫的嘴角。那是我第一次明白，有些逆風而行，其實是為了讓我們學會在跌倒後，自己拍拍褲子上的灰。

中學時，我迷上畫畫，課本邊角全是塗鴉。班主任當眾撕了我的素描本，說這是「不務正業」。我紅着眼眶把碎片撿回家，以為會迎來一頓責罵，父親卻遞來一盒新顏料：「喜歡就畫，但別耽誤正事。」於是，我在熬夜補習的間隙也堅持畫畫，後來那幅得獎的水彩被貼在校門口展覽。路過時，我聽見有人小聲議論：「原來是她畫的啊。」那一刻，所有的委屈都化成了嘴角的一抹笑。原來，逆風中堅持的夢想，終會開出花來。

高考前夜，我發起高燒，額頭燙得像塊火炭。母親用濕毛巾一遍遍敷我的額頭，父親半夜開車出去買藥，卻因為藥房關門，在冷清的街頭轉了整整一個小時。我迷迷糊糊聽見他們壓低的對話，母親說「別吵醒孩子」，父親嘆氣「要是能替她病就好了」。天亮時，燒退了，我走進考場，手裏攥着母親塞的薄荷糖。舌尖的清涼沖淡了喉嚨的灼熱，而心裏的暖意，至今想起仍會發燙。

大學畢業後的第一份工作，我每天加班到末班車駛離。有次為了企劃案熬了三個通宵，卻被上司當眾罵得體無完膚。我躲進洗手間痛哭，鏡子裏的自己妝糊了，眼下掛着兩輪青黑，活像隻狼狽的熊貓。手機突然震動，母親傳來訊息：「冰箱裏有湯，記得熱了喝。」簡簡單單的一句話，讓我的淚水決堤般湧出。那晚，我捧着湯碗，想起無數個被照顧的日夜。曾經以為的順遂，不過是有人默默為我擋住了風雨；而真正的成長，始於獨自面對逆境的時刻。

去年冬天，父親心臟病發作，手術後躺在病床上虛弱得像片枯葉。我請假陪護，夜裏他忽然清醒，顫巍巍指着櫃子說：「最底下……有本相冊。」我翻出來，裏面全是我成長的點滴——學步時摔跤的、領獎時傻笑的、大學報到那天拖着行李的背影。最後一頁夾着張紙條，父親的字跡力透紙背：「人生如行舟，順流時要穩住舵，逆流時要握緊槳。」我捏着紙條，喉嚨發緊。原來那些我以為獨自闖過的難關，始終有雙眼睛在背後注視着，有雙手在無形中護着。

如今再回首，才懂得成長從來不是非黑即白的直線。它是溪流遇石迸濺的水花，是種子破土時的掙扎與舒展。順境給予我們安穩的港灣，逆境鍛造我們強韌的筋骨。而當我們學會在風浪中保持平衡，就會明白生命最美的風景，往往出現在轉彎處——那裏既有順流而下的暢快，也有逆流而上的驕傲。

或許成長的真諦就在於此——我們終將與順逆共舞，在起伏中學會既溫柔又堅強地，走向自己的遠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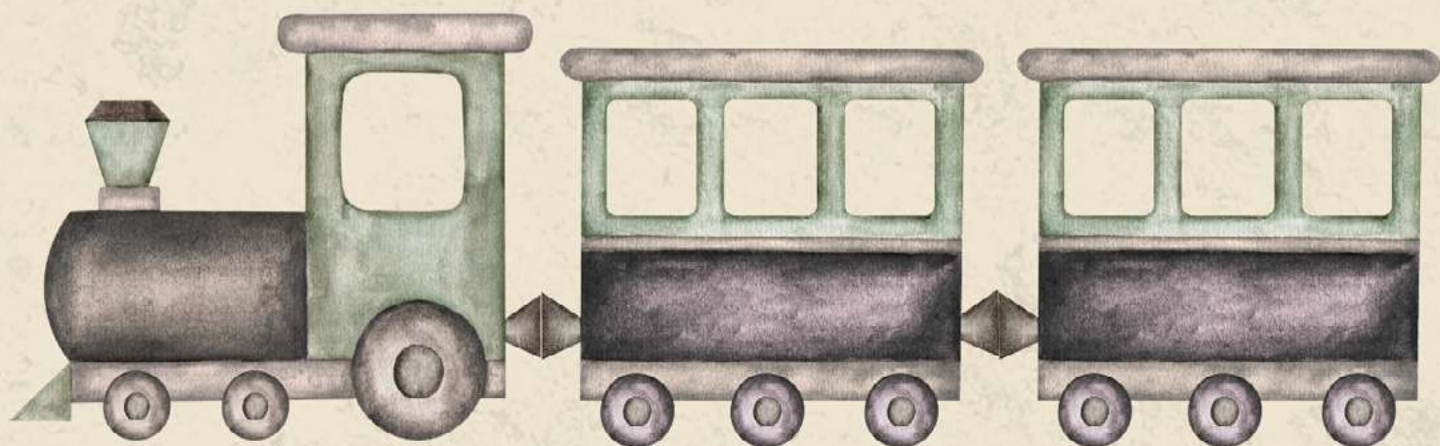
高中組優秀作品獎

風采中學（教育評議會主辦 余風采五堂會贊助）中四 崔語珊

《人生的交叉點》

那是一個微亮的秋日午後，我倚坐在祖父的藤椅旁，靜靜地看着他蒼老佈滿厚繭的手指輕輕摩挲着一張泛黃的老照片。照片裏，年輕的祖父佇立在水泥磚月台上，身旁是一個破舊的綠皮箱。那是一九五零年的上海，他正要踏上南下的列車。

「那時候，我也站在人生的交叉點。」祖父的聲音有些沙啞，卻帶着歲月沉澱的溫柔。他說，當時擺在他面前的有兩條路：留在上海，或是南下香港。留在上海，意味着安穩卻可能平庸的一生；南下，則是未知的冒險。最終，他選擇了後者。



我望着祖父佈滿皺紋的臉龐，端詳着那飽經風霜的臉上刻印着皺紋的深坑，好像一波三折的往事，記載着他數十載的勞碌奔波。突然想起赫塞在《流浪者之歌》中寫道：「每個人都必須找到自己的路。」祖父的路，是那個動盪年代無數人的縮影。他們在時代的洪流中，以勇敢為舟，以信念為帆，在人生的交叉點做出了自己的選擇。

而現在，輪到我了。我站在書房的窗前，空濛濛的眼神中流蕩着樓下川流不息的人海車流。這個時代給予我們太多選擇，在這荒蕪之境中帶來了前所未有的迷惘。是要追隨內心的聲音，還是順應社會的期待？是要安於現狀，還是勇敢追夢？這些問題像一團亂麻，纏繞在我的心頭。

母親常說，我們這代人太過優柔寡斷。在她看來，人生就該像她那樣，按部就班地讀書、工作、成家。她的人生是一條筆直的高速公路，而我卻渴望走一條蜿蜒的山澗小徑，從出生時就已在心中埋下一顆願景的種子。我們之間的代溝，不僅僅是選擇的不同，更是對人生理解的差異。

思如泉湧，往事如縷縷炊煙般從枯葉中裊裊升起，昔日種種回憶此刻在眼前重演。記得有一次，我鼓起勇氣告訴母親我想當作家。她的眉心倏然間蹙了蹙，「寫作能當飯吃嗎？」這句話像一盆冷水，澆滅了我所有的熱情。我的心猶如墮落在冷徹的河水，感到無比的冰冷。或許是老人出於對事情的敏感，祖父很快便察覺到了我的黯然神傷，他輕柔地摩挲我的背。霎時間，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一本張愛玲的《傾城之戀》悄悄塞給我，湊近我的耳邊輕聲道：「想做就去做吧，別讓將來的自己後悔。」祖父一臉慈愛滄桑，一頭短髮像罩了一層白霜。乍聽之下，我怔怔地看着手中的書籍，不由得鼻頭一酸，淚水頓時噙滿了眼眶。



緩緩打開，裏面有一張字條，上面寫着「人若不能克己行事，持清定之心，勢必早晚都會成為盲心人。」我的心頭頓時像打翻了調味料架般，百感交集……緊握在手中的，不只是一本書，更是兩代人之間對夢想希冀的連結。這股虔誠熾熱的力量不斷推動着我，一步一步踏上屬於我的青山之旅——用文字書寫內心深處的明鏡，映照出對生活、柴米油鹽最真切的感悟。親人——追夢背後最強大的後盾、引路者。

在這個繁花似錦的時代，我們似乎擁有了更多選擇的自由，卻也背負了更重的抉擇焦慮。祖父那代人，選擇往往關乎生存；而我們這一代人，選擇更多關乎自我實現。這讓我想起張愛玲筆下的白流蘇，在戰火紛飛的年代，她的選擇關乎生死；而我們，卻在和平年代為理想與現實的抉擇而苦惱。

夜深人靜時，我常兀自思忖：甚麼才是正確的選擇？是追隨大流，還是特立獨行？是追求安穩，還是擁抱未知？這些問題沒有標準答案，正如赫塞所說：「生命不是用來解答的，而是用來經歷的。」



站在人生的交叉點，我終於明白：重要的不是選擇哪條路，而是選擇之後如何走下去。祖父選擇南下，歷經艱辛卻無怨無悔；母親選擇安穩，平淡中自有她的幸福。而我，也終將在屬於自己的道路上，譜寫獨特的人生樂章。

窗外的梧桐葉沙沙作響，彷彿在訴說着無數人生的故事。我輕輕合上祖父的相冊，心中已然有了答案。人生的交叉點，不是終點，而是起點。無論選擇哪條路，只要懷着熱愛與勇氣前行，終會遇見屬於自己的風景——只一個人的浮世清歡，一個人的細水長流。

這，或許就是生命最動人的地方。



高中組優秀作品獎

馬鞍山聖若瑟中學 中四 林嘉儀

《人生的交叉點》

九十年代，某個暮色四合的黃昏時分，舊香港的喧囂逐漸沉寂，獨留一個伶仃身影在街頭巷尾徘徊。當年，仍是少女的母親，在人生的交叉點舉棋不定，心中理不開的毛線團纏着萬千思緒、纏着命運的指南針、纏着她回家的腳步；紅綠燈的響聲回播一次又一次，她的雙腳卻始終沒有向馬路對面的家踏出。

多年後的一個午後，斜陽穿過雜貨舖的玻璃櫥窗，塵埃在光線裏上下浮動，母親坐在收銀枱前的老式摺疊鐵椅上。趁着店裏未有客人，她把我開線的毛衣開衫平鋪，拇指和食指捏着針，一推一拉間，針腳竟均勻如梳齒。母親微微低頭，一絡灰白的髮絲偶然從耳後滑落，說起來，父母自我出生前已經經營着小店，年頭不少了，母親從哪裏學來這麼細密的針線活？我曾見過母親兒時的一件花邊長裙，上面大大小小的補丁不下十處，外婆的針腳略顯凌亂，與眼前幾乎看不見破口痕跡的開衫大相徑庭，讓我忍不住問起母親的舊事。回憶實在是一道洩洪的閘，母親手指無意識地摩挲着毛衣袖口的補丁，徐徐說起1995年那個悶熱的夏天。

那時她剛考完會考，成績表靜靜躺在塑膠餐桌上，分數不上不下地卡在命運的縫隙裏。陽光穿過屋邨露台的鐵窗柵欄，在紙上烙下明暗相間的光斑，一道無聲的審判緩緩而來。那是心頭被塞進一秤桿，左邊壓着課本鋼筆，右邊卻是全家人的生活費。秤桿來回搖晃，發出沉悶的碰撞聲，激起心湖蕩漾。對讀書的眷戀，就像那件打滿補丁、洗得發白而縮水的舊裙子，穿不上，又捨不得扔掉；但面對家中困境，勤奮好學成了奢侈，她只得自嘲說：「我不是個讀書的料子。」母親藉口出門寄信，在家對面的十字路口徘徊不決；她懂事地試圖說服自己：「繼續讀書又能怎樣呢？」這個念頭卻像塊燒紅的炭，燙得她眼眶發疼，彼時飄來一朵棉絮，粘在成績表的邊角。母親伸手去拂，卻發現那朵棉絮意外地沉——原來不知何時，自己的眼淚已經浸透了紙張的一角。良久，她捏了捏口袋裏那張製衣廠的招聘廣告，盤算起進廠的工錢與弟妹的學費，油墨字跡雖已蹭得模糊，卻比成績表上的數字更真實可觸。這刻，心中衡量着的法碼墜了下來。像是下定了某種決心，她倚着牆，倉猝地填好招聘廣告上的個人資料，趁着郵局關門前寄出，完成了一次關乎日後命運的人生交叉點取捨。

母親從郵局回家時，夜幕已悄然來臨，對面屋邨的燈光次第亮起，七層高的徙置大廈裏，每個方格窗口都在車織着不同的人生圖樣。她走到那個十字路口前，紅綠燈再一次亮起，這回，母親大步走過了這個「交叉點」。



語畢，母親的聲音漸漸低了，雜貨舖裏一時只剩下老式掛鐘的滴答聲和遠處街市模糊的叫賣聲。「都過去了。」母親突然笑了笑，那笑容是一塊洗得發白的布，歷經滄桑，被揉進了淡淡的苦澀。

往事種種，就像水溶進水裏，泛不起漣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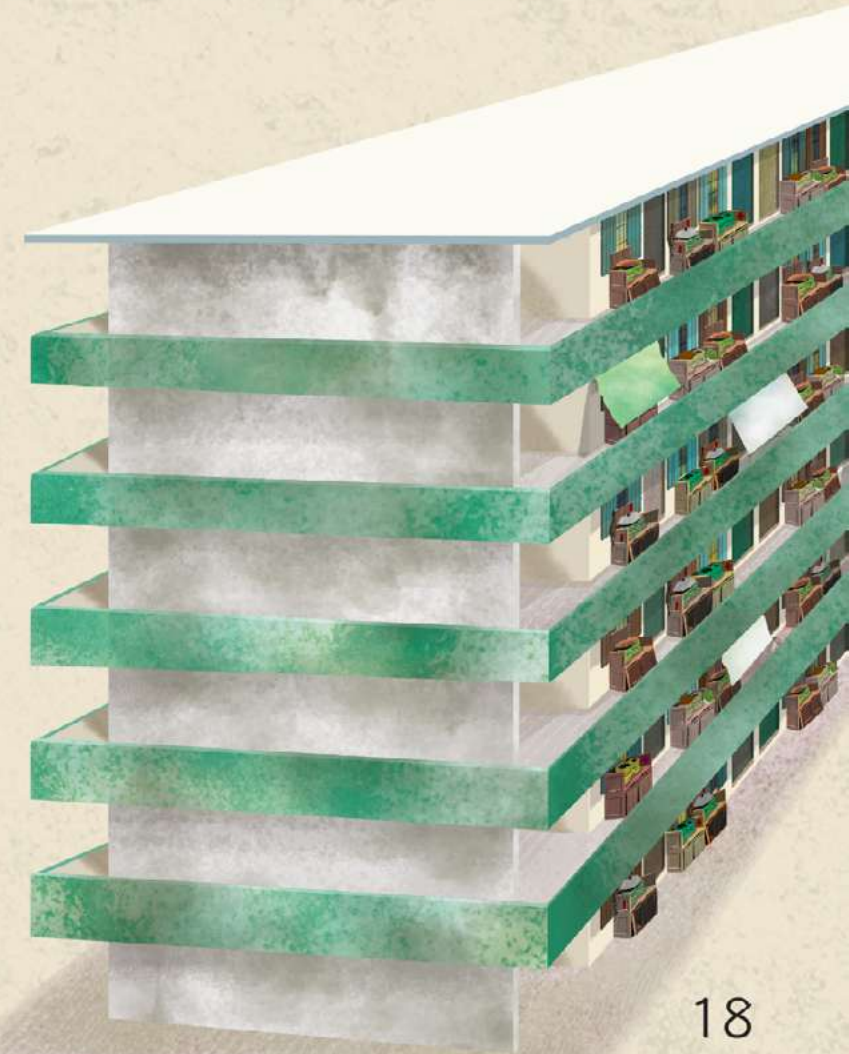
「除了車衣，理髮店、塑膠花廠、售貨員我也做過呢。」母親打趣地說。「但製衣廠是做了最久的，一共三年，所以才有了那細緻的針腳啊！」



那麼，母親是如何從製衣廠的走到了方寸櫃台之後？我不識時務地追問起這雜貨店的來頭。母親聞言微微一頓，淡笑道：「那年工廠都搬去東莞了，幾十部衣車被裝上貨櫃，像一群南飛的鐵鳥。」九十年代末的產業轉移是一場無聲的海嘯，吞沒了無數個「她」。後來，父母用積蓄加街坊會貸款，在街邊開起雜貨店；母親輟學而無緣的「文憑」，成了雜貨店那本邊緣捲起的帳本。

十餘年回首，母親與曾經住過的舊式屋邨一起，在錯失的歲月中成長；舊城終被清拆，但往日的笑與淚，都沉澱在其中。

如今走過深水埗天橋，仍能看見無數年輕人四處奔波；他們的影子與舊日的母親重疊，卻在瀝青路面上延伸出新的分岔。而母親的帳本始終提醒着我——人生的算式，永遠不止一種解法；而香港人的韌性，從來都是在經緯錯亂的交叉處，繡出最平整的針腳。



高中組優秀作品獎

香海正覺蓮社佛教馬錦燦紀念英文中學 中五 譚宗熹

《人生的交叉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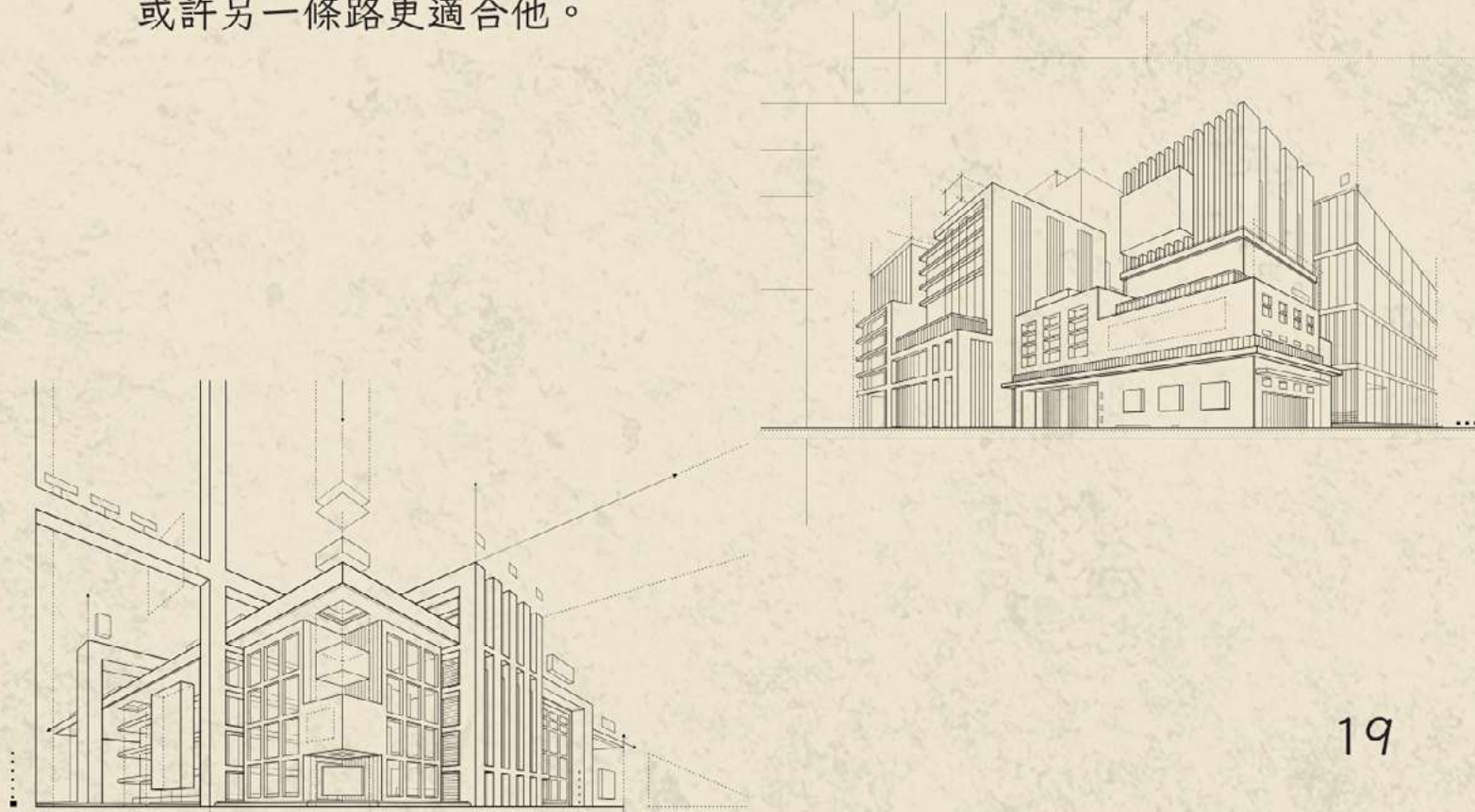
每個人的人生都像一條「路」，當人與人相遇，他們的「路」便交叉而過，他們互相糾纏，時而分離，時而聚集，而每一次的聚集，我們稱之為人生的交叉點。每一個交叉點都宛如命運的樞紐，承載了抉擇的重量。

父親是個熟練的修錶匠，他的鐘錶店開在天橋底下。小時候的我總愛伏在玻璃櫥窗前看着那些銀亮的手錶，裏面的齒輪一個扣着一個，轉呀轉，彷彿永不停息，如自然萬物般生生不息。

「我要去北京學建築！」十八歲的我把大學建築系的錄取通知書拍在父親的桌前。父親把手上的工具重重拍下，說道：「學甚麼學？畫圖紙能當飯吃嗎？」我執意去北京修讀建築，隨後我們大吵一架，不歡而散。臨走前夜，父親一個人在閣樓上擦拭着祖父留下的瑞士懷錶，它只是個錶盤破損的錶，可父親永遠修不好它，也不想修復它。



臨走那天，父親把多年來一直戴着的錶送給了我。我坐在車上回望着父親的身影，漸行漸遠，直至消失。我倆的人生從此刻分做兩條平行線。到了北京，我不斷進修，學習先進的建築理念，那時的我只想證明我的抉擇是對的。後來，房地產業興起，跟建房有關的職業需求也水漲船高。對於當時的我來說，人生的交叉點莫過於我拒絕父親的建議，執意來到北京學習建築。這個抉擇給了我體面的工作、豐厚的金錢，甚至工作時遇到了與我相伴一生的伴侶。多年來，我常常回去探望父親，跟他炫耀着我成為建築師後所獲得的名利與收穫，可他總是避而不談，只關心我的生活近況。有一夜父親做了噩夢，從夢中驚醒，我便陪在他身邊。深夜時分，在微弱昏黃的檯燈下，父親開始跟我訴說他的往事。七十年代建築學院畢業的他，本應該去設計房屋，卻因祖父的一再堅持，最終繼承了家裏的鐘錶廠。他從抽屜裏拿出了一本褪色的筆記本，每一頁都畫滿了各種室內的設計圖，泛黃的紙張記錄了許多建築的剖面圖，旁邊還有着父親的註釋，父親講述這些的時候，眉飛色舞，彷彿回到了年輕的模樣。後來不知想到了甚麼，他無奈地歎了口氣，對我說道：「兒子，你很棒，你選對了。」說完便轉頭回了房間。對於他來說，人生的交叉點或許是他選擇了祖父的舊路，繼承家業，這或許對他沒甚麼不好的，但或許另一條路更適合他。



深夜，我看着父親送我的那塊錶陷入沉思——祖父做錯了嗎？或許沒有，對他而言，繼承家業對父親可能是個更穩定的工作。父親做錯了嗎？應該也沒有，在他人生的交叉點上，他或許只是選擇了一條更穩定的路。此時我才明白多年前父親的執着——祖父沒錯、父親沒錯、我也沒錯，他們不過是想在兒子人生的交叉點上為兒子選一條他們眼中更好的路。如果非要說個對錯的話，錯的或許是時代。時代發展迅速，新興思想如潮水般接踵而來，把祖父和父親的思想推壓成泡沫並消散。可人生就是如此，每一個交叉點都是命運的樞紐，抉擇的重量亦難以承受。

時光飛逝，歲月荏苒，時間這把無情的刀改變了一切，帶走了我的至親，刪除了父親的那條人生路線。那日，父親送我的那塊錶，時針停止轉動，只餘我這個「分針」仍在運轉。

自我父親辭世後，他的鐘錶店便隨之停業，而我對此地的念想也消磨殆盡，自此只在北京奮鬥，唯祭日才回到故地拜祭雙親。有一次我路過鐘錶店，看着塵封的大門，不知是對父親的思念還是何故，我重回了這間古老的鐘錶店。坐在父親的書桌前，拉開抽屜，拿出父親的筆記本，赫見最新一頁以顫抖的筆跡記錄着：「致吾兒之建築稿」，裏面的稿子與我最近建築比賽的得獎圖紙十分相似，而它的設計時間卻是八年前。我大感震撼，原來死亡並不是人生的結束。父親辭世多年，他的人生與我的人生在此刻再次相遇，那塊壞了的錶彷彿再次重啟，時針與分針交叉而過，再次形成交叉點，而這次的交叉點名為傳承。





香港賽馬會慈善信託基金、香港賽馬會、其各自關聯公司任何參與彙編此載內容與彙編此載內容有關的第三方（統稱「馬會各方」）皆無就內容是否準確、適時完整使用內容所得之結果作任何明示隱含的保證聲明。任何情況下，馬會各方皆不會對任何人法律實體因此載內容而作出沒有作出的任何行為負上任何法律責任。